

“肝郁头痛”与“伤神头痛”

天津中医学院二附院 董国立

头痛是临床最常见的症状，在外感和内伤杂病中均能出现。祖国医学有较详细的辨证分类，但中医分类，尚不能包括现今临床所见的头痛。现代医学大多把病程较长的头痛（半年或数年病程）诊为血管性头痛、神经性头痛、顽固性头痛等。如将现代医学所指的头痛发生病因与祖国医学各种头痛病因相参照，也很难说明祖国医学的头痛分类是完备的，因此我考虑可能有两种病因得深刻认识。一种是中年人（妇女居多）缘于内伤七情所致病之头痛，叫“肝郁头痛”。该头痛常因某种纠纷之后，或其家中出现意外灾难性事故以后，精神受到严重创伤长期失眠引起；一种是青年人缘于学习紧张，用脑过度，或天赋智力较差，家长或老师又强责刻求，思维超负荷伤神过度引起，叫“伤神头痛”。

“肝郁头痛”症状，因有头痛而眩，心烦易怒，睡眠不宁，恶心呕吐，口苦舌红，脉弦有力，血压偏高等，医者常当成“肝阳头痛”来治疗，而用天麻钩藤饮加减平熄肝风，对肝肾阴虚的加滋补肝肾等药。

“伤神头痛”症状，因有头痛头晕，遇劳更甚，恶心食欲不振，神疲乏力，精神不集中，记忆减退，失眠多梦，脉来细弱等症，医者常按“气血亏虚头痛”来治疗，用八珍汤或用杞菊地黄丸以治肝肾。

我临床多年，观察这两种治则在临床上均不能收效或收效甚微，因此个人认为中医治病必察其所因。前者内伤七情，原本属郁，可称“肝郁头痛”。情志所伤不仅能造成“肝气郁结”或“肝气犯胃”，而现胸胁胀痛、皖闷暖气，恶心呕吐等证，因肝气上逆或肝郁不畅，亦能造成巅顶经络受阻，而现头痛头晕、耳鸣、口干口苦、急躁易怒、情绪不宁、长期失眠、舌红苔黄、脉数、血压偏高等证。后者应属于思维过度，内伤其神，痰阻经络蒙蔽上窍，可称“伤神头痛”。此症虽无头部外伤病史，亦可造成血瘀内停，痰浊阻塞上窍，灵机发生障碍，故表现头痛头晕，遇劳则甚，恶心食欲不振，神疲

乏力，精神不集中，记忆减退，失眠多梦，一派神经衰弱症状。

由此看来，此二者虽发病原因不尽一致，但均是精神刺激，灵机受阻，发生障碍，造成头部经络不通，不通则痛，如不治病求因，故病程可以延长四、五年或十余年有不愈者。

有见于此，在治疗上，“肝郁头痛”不能完全当做“肝阳头痛”来处理，用天麻钩藤饮平肝熄风，因为天麻钩藤饮中大部分药味，不能达到巅顶病位。

对“肝郁头痛”可只选用天麻钩藤饮一部分药味，选用天麻、钩藤、生石决、夜交藤四味，加全虫、蜈蚣、僵蚕、蔓荆子、白芷、菊花、柴胡、川芎、半夏、防风、细辛、甘草等。用天麻平肝熄风，治头痛头眩；钩藤清热平肝熄风，治血压偏高；生石决平肝潜阳，治疗头痛；夜交藤养心安神，祛风活络，以治神衰失眠多梦。这四味药均能归肝，故首先选用，但恐其药力仍不能上达于巅顶病位，故加全虫、蜈蚣、僵蚕，均能归肝以息风止痉，散结通络止痛；菊花清上以治头风，蔓荆子入肝清利头目，白芷散寒止痛，柴胡疏肝解郁，细辛通窍止痛，川芎活血行气，使气通则不痛，气行则不郁，巅顶之脉络疏通，痰阻消散，不仅头痛可以治愈，血压偏高者亦徐徐而降。我治疗“肝郁头痛”数十例，均获得满意疗效。本方有时可加蒿本祛风治偏正头痛，加白附子、南星、半夏等祛风散结化痰，止痉止痛，加防风、荆芥、羌活等以祛风散瘀，总要不离开能上达巅顶辛开之药，临症选用，不受限制。对治疗“伤神头痛”，可减钩藤、生石决、白附子、防风、荆芥、羌活等药，加何首乌平补肝肾，以治神衰，枣仁养心安神以治多梦，远志宁心安神、祛痰开窍。用补益。而不以补益为主，用安神，而不以安神为重，而是以开郁通窍为急务，灵窍得通，机关得力，庶几心神不安，失眠健忘，头痛头眩症状可除。